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

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

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

正義曰燕為秦將王翦所戮

為秦將王翦所戮

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

索隱曰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

故姓項氏項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

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

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

陽逮捕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

蘇林曰斬音機

縣屬沛國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

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

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

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章昭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折晉灼音

制折聲相近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

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章昭曰扛舉也索隱

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

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云在沛郡蘄縣其九月會稽

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

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

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

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問籍曰

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

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

故云數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索隱曰說文云讙失氣也音之涉反梁乃召故

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人

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

狗下縣李奇曰狗畧也如淳曰狗音撫狗之狗狗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

狗廣陵正義曰揚州未能下正義曰下胡嫁反聞陳王敗走秦兵

萬曆二十五年刊

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正義曰矯紀兆反召平從廣陵拜

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駟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

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

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使使欲與連和俱

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

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

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

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士卒早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

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東魏有蒼頭二十萬索隱曰晉灼曰殊異其軍為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為蒼頭軍特起

欲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烏所止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

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

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

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為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

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

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

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

自更有蒲將軍○索隱曰按布姓英咎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

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正義曰被悲反

應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按有上邳故曰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

世家曰秦嘉廣陵人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

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

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

陵鄧展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嘉還戰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

曰縣名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

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

滕國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為夏車正後為孟嘗君田文封邑也

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曰許州襄城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

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

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索隱曰晉灼鄭音勦絕之勦地理志居鄭縣在廬江郡音

兼是故巢國夏桀所奔荀院漢紀云范增阜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正義曰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夫秦滅六國楚最無

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

善言陰陽駟按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

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

人在陰陽家流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贊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索隱曰臣瓚與蘇林解同章昭

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界楚師於三戶杜

預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按服虔云三戶

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

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

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言後項羽果渡今陳勝首事不

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

曰蠶起猶言蠶午也眾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索隱曰凡物交

橫為午言蠶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註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

一橫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正義為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

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

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

盱以之反盱盱今楚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

父正義曰亢音剛又苦浪反父音甫括地志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正義曰軍救東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大

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

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

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

使趣齊兵欲與俱西正義曰下使色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

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

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齊

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正義曰

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鄆陽在州東九十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

城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

陽屠之西破秦軍濮正義曰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正

陽縣也東即此縣東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譙丘正義曰雍丘今

曰定陶曹州城也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

志云古杞國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也由李由

也還攻外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東

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
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
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

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

縣名○索隱曰晉灼云高陵屬琅邪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

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

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

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

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首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

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

涉閒圍鉅鹿張晏曰涉姓間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墻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

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

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

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璜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

如楚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

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

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
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

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

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

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

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扛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後魏書

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改已氏為楚丘今項羽曰吾聞秦軍圍

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

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

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蝱大在外蝨小在內故顏師古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戰也鄒氏言今秦攻

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

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

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正義很何懇反貪

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

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索隱曰服虔云大

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

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作半半五升器也

之○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也臣瓚義亦通軍無見糧正義曰胡練反顏監云無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

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

見在

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

私徇其私情崔浩云徇營也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

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

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帽服莫敢枝梧

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撐也贊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

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

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

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二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

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

卒二萬渡河正義曰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

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

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

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楚

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

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

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端

音章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

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

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項

羽軍漳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相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名大漳水兼有潞水之目也

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

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

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

外門為司馬門也○索憲曰按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

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

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

正義曰走音奏

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

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

必疾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

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

索隱曰章昭云

趙奢子括也代號馬服崔浩云馬服趙宮名言服武事

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

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索隱曰服虔云金城縣所治蘇林曰

在上郡崔浩云蒙恬樹榆為塞也

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名地屬上郡

何者功多秦不能盡

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

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

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

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

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

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

諸侯為從

索隱曰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為合

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與秦合號曰連橫

約共攻秦分其地南向稱孤

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

索隱曰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

斬人榭也又郭註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候軍候○

三蒼云質莖榭也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

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水

名也在鄴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為

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徐

曰在鄴西○索隱曰汧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汧大破之章邯使人

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

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

界殷虛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二百五十里然

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

十里是舊殷虛然則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

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

秦軍為前行正義曰胡郎反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

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

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

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

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

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

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

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行畧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

關不得入

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衙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索隱曰顏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滔澗水即古之函關也

山形如函故稱函關

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

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

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

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

東十七里舊大道比下阪口名也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

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

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

也

索隱曰名纏字伯後封射陽侯

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

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

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正義曰為沛公于偏反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

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

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徐廣曰鯀音土

垢反魚名駟案服虔曰鯀音淺鯀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秋鯀姓也

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

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

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

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

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
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
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
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
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
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
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
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
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

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

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今將軍

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

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

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沛公北

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正義曰項羽從弟謂曰君

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劔舞因擊沛公於

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

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劔舞項王曰諾項莊

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正義曰擁盾拱反盾食允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正義撞江反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正義瞋昌真反頭髮上指目眦盡裂正義眦自賜反項王按劍而跽曰索隱曰其紀反謂長跪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嚼之

索隱曰嚼徒覽反凡以食餒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

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徐廣曰一本無都字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
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
何操曰我持白璧雙欲獻項王王斗雙欲與亞父會
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
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
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索隱曰漢書作紀
通通紀成之子四
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
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
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
謹使臣良奉白璧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斗雙再拜奉

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邊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
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

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
○索隱曰音虛其

反皆歎恨
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

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

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
曰東

函谷南武關西
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

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
猴猶猴也

○索隱曰言獮猴不任久著冠帶以項王聞之烹說者楚漢春秋喻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揚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

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

服虔曰兵初起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

○正義難乃憚反暴露於野正義暴二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

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

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

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講和

業事也言雖有疑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

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徐廣曰以正月立○正義曰

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

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

昭曰周時名太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

騫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秦王韋昭曰在長安

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騫為翟王王上郡都高

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騫為翟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

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服虔張

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

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

有功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

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

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

王都邾韋昭曰邾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邾令故號曰邾吾今都陽義縣是也正義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

帝柱國共敖正義共音恭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

都江陵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正義曰江陵荆州縣史記江陵故郢都也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

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齊將田都從

其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索隱曰按高紀及田儋傳云臨濟此

言臨菑誤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

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正義

曰在濟北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

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

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正義曰成安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南皮括地志

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也○漢書音義曰饒南皮三縣以封之

番君將梅鋗昭曰呼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

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正義曰彭城徐州縣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

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帝

萬曆二十四年刊 頁才本紀七 七

長沙郴縣如淳曰趙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

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

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滅荼

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

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

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

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

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

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

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

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

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

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

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

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

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

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

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彭越敗

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

萬曆二十四年刊 頁刃本已七 上七

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
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
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狗齊至北海多所殘滅
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
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
徐廣曰作劫○索隱曰按漢書
作劫五諸侯兵
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駟按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
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索隱曰按徐廣
事昭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胤
意畧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韓王鄭昌拒漢漢使韓信
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
魏殷也○正義曰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令得關

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乃聞漢王東之時漢固已
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
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謂
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
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侯之數也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

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
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
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

中也或曰日擊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
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漢

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
正義曰走音奏楚又追擊至靈壁東

徐廣曰在彭城○索隱曰睢水上
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漢軍却為楚所

擊
服虔曰擠音清民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

不流

正義為于偽反

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

揚沙石窈冥晝晦

徐廣曰窈亦作宵字

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

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

得孝惠魯元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

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二曰

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吕后不

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吕后間行求漢王

瓚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鄼審趙

二人同名其音合並同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如淳曰間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

反遇楚軍楚軍

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吕后兄周吕侯

徐廣

曰名澤○正義曰蘇休云以姓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吕令武侯澤也吕縣名封於吕以為國顏師古云周吕封名令武其謚也蘇云以姓名侯為漢將兵居下邑

徐廣曰在梁

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

士卒至榮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

請榮陽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

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註民年二十三為正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

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歲屯戍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索

隱曰按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月踐更五月而休文穎云五當為三言歲之中三月居更二日戍邊總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歲力役三十倍

於古也斯說得之

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

戰榮陽南京索間漢敗楚

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

楚以故不

能過榮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榮陽田橫亦

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

與楚而背漢漢軍榮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璣曰敖地

名在榮陽西北漢之二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之恐

請和割榮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

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榮陽

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

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

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正義曰上食如字下音寺使者歸

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

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

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

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

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

屋正義曰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車傳左肅李斐曰肅毛羽幢也在乘輿車後

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

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

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

周苛樅公樅音七從反魏豹守榮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

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

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

○索隱曰音徒洞反漢書作跳字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王門渡河走脩

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正義積音積陽反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

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

山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

夏侯湛新論為机机猶俎也比太公於牲肉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又引時人為俎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

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

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

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

從之楚漢从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

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

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贗曰挑戰搃燒敵求戰古謂之致師

決雌雄毋徒苦天

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

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

楚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

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

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問之乃項王也

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

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

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

擊楚乃使龍且

韋昭曰音子問反

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

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

且軍破則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

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

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

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

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

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蘇林曰令之舍

人兒也贗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

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

正義彊其兩反

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

順治十五年刊

頁三六巴七

三十一

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院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嚴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鄭玄曰剄音經與反以刀割頸為剄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漢書音義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

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鴻溝

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

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唐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

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

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

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

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唯季反漢王聽之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如淳曰夏音賈止軍與淮陰侯

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賈按晉灼曰即固

萬曆二十四年刊 頁才本紀七 二十三

也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
斬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
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畫經界其

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正義曰傅音附著也陳即

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著海并齊舊地盡與齊王韓信也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正義曰括

地志云穀城故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使各自為戰

則楚易敗也正義為于偽反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

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

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如淳曰並行並擊之○正義曰

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亳州縣也屠謂多刑殺也劉賈入圍壽州引兵過淮北屠殺亳州城父而東北至垓下與大司馬周殷等圍項羽

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洳縣洳下交切駟按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洳縣聚邑名也○索隱曰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

○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相接洳音戶交反大

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眾屠破六縣舉九江兵隨劉

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

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

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正義曰音佳顧野王

云青白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騅也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之和之正義曰和音胡時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

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正義曰其倚反凡單乘曰騎後同麾下正義麾亦作戲同呼危反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

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

餘人耳正義屬音燭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田父田父給

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

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

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

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

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

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

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

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

百騎馳下期山東為二處正義曰期遇山東分為二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

全椒縣西北九十六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呼正義曰火故反馳

下漢軍皆披靡正義曰上披彼反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將是時赤泉侯

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正義曰辟易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為二處漢軍不知

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二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都尉

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

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贗曰在牛渚○索隱

曰按晉初烏江亭長檣船待徐廣曰檣音儀音我駟按應劭曰檣

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索隱曰檣字諸謂項王曰江

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

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

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人還縱

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

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正義曰騎

所當無敵嘗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

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

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如

曰指示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正義曰漢以一斤金

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正義曰為于偽反言

行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

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

勝楊武各得其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

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理志云

義曰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

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

二水之中封王翳為杜衍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在南陽按表傳故曰中水

故縣在鄧州南封楊喜為赤泉侯索隱曰南陽有丹水縣疑赤泉後改按漢書表及後漢作音

火志封楊武為吳防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曰房子國○正義曰吳防豫州縣括地志云吳防縣本

漢舊縣孟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

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索隱曰地理志南陽縣名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

時年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

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

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

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漢王為發哀泣之而

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正義曰射音

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

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城在滑州胙城縣東四十里漢書平臯侯徐廣曰名佗○正義曰括

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臯縣按佗音徒何反玄武侯徐廣曰諸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正義曰孔安國云周生漢時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

云吾聞之周生則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舜目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又聞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

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二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

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正義曰

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放遂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

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正義曰卒音子律反五年謂高帝元年卒五年殺項羽東城身

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

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

亡秦鹿走

偽楚狐鳴

雲鬱沛父

劍挺吳城

勳開魯甸

勢合碭兵

卿子無罪

亞父推誠

始救趙歌

終誅子嬰

違約王漢

背關懷楚

常遷上游

臣迫故主

靈壁大振

成臯久拒

戰非無功

天實不與

嗟彼蓋代

卒為凶豎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沛豐邑中陽里

人姓劉氏

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爲劉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

字季

父曰太公

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嫫與湍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已生執嘉

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

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頰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頰

文頰曰準鼻也○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頰說是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頰貌似龍長頸而高鼻

美須髯左股

有七十二黑子

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骨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成圖云赤帝體爲朱鳥其表龍頰多黑

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

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呼為鷹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而愛人喜施正義喜許計反施尸跋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度不事**

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法十里一

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

媼武負貫酒韋昭曰貫賒也○索隱曰鄒誕貫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時夜反廣雅云貫賒也說文云貫貸也臨淮有

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

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雙數倍如淳曰離亦倍**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蓋子云傳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

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總棄不責也**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後也**縱觀觀秦皇**

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

音義曰單音善父音芥○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經云

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

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王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歛

禮進為之帥○索隱曰鄭氏云主賦歛禮錢也顏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蕭聲轉為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令諸大**

夫曰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之**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

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應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曰

韋昭云給詐也劉氏云給欺負也何休云給疑也謂高祖素狎易謁入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也**謁入**

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

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

侮諸客遂坐上坐

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

無所詘

正義音丘忽反

酒闌呂公因

目固留高祖

正義曰不敢對衆顯言故目動而留之

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

相人多矣無如李

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

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

願為季箕帚妾酒罷

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竒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

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

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

謚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

高祖為亭長

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

飲呂后因舖之

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飼之國語云園中童子無不舖

老父相

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

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

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

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

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

薛治之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

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裹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蒸篋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

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時時

冠之

正義音官下同

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

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

正義度田洛反此必寐反到

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

正義曰被加也

夜徑

澤中

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

令一人行前

正義行音 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索隱曰鄭玄云步道曰徑

願還

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

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 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二老嫗

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

見殺嫗曰吾子曰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

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

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

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哇故曰哇時哇

音戶主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

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褒敗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

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

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

徐廣曰一作苦。索隱曰說文云答擊也漢書作苦謂欲因辱之

嫗因忽不見

後人至高祖覺

索隱曰包愷伯莊音古孝反

後人生高祖高祖乃心獨喜

自負

應劭曰看特也

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

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一再反廣雅云厭鎮也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

有山澤之固故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

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龍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再其

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下有賢人隱矣故曰
后望雲氣而得之
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

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
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〇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

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煞十七兄而立今王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

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
索隱曰斬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 諸

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

主吏蕭何曹參
索隱曰按漢書蕭曹傳參為獄掾何為主吏 乃曰君為秦吏今欲

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

因劫眾
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 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

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
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或至百人則是百人已下矣 於是

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

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
韋昭曰以為保障 劉季乃書帛射城上

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

並起今屠沛
索隱曰范曄謂剋城多所誅殺故云屠 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

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

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

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
索隱曰言一朝

破敗使肝腦塗地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才能薄劣不能完全其眾能者獸形色

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 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

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

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

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按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

曰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曰管仲曰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而夔鼓

索隱曰按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金今註引發作交誤也

應劭曰夔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夔瓚曰按禮記及大戴禮有夔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夔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

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為夔臣瓚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夔之應劭曰夔呼為豐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夔捧是用

名之此說皆非捧音火稼反 旗幟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

字林又云熊旗五旂謂與士卒為期於其下故

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和康音試蕭該音幟 由所殺蛇白帝子

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

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索隱曰鄧展

曰胡陵縣名屬山 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

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

北流歷戲亭東入海按今其水東惟有 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

戲驛存還謂為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酣 曰按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儼

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 項氏起吳秦泗

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

監故此有監平下有 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

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壯名也戚音將毒反○索隱曰音灼云東海

縣也鄭德包愷並如 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

字讀李登音千笠反 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云得

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下更

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

沛公還軍亢父 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答父音甫屬任城郡○ 至方與周市來攻方

索隱曰舊音劉劉伯莊包愷並同音苦浪反

萬曆二十四年刊

高且本已八

五

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畧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

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

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

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

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

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寧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

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郟號曰大司馬又不為寧縣君東陽寧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寧君又別言秦嘉則臣

瓚之說為得顏師古以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韋昭云今彭

城留縣也○正義曰審是姓君者時人號之括地志云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也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

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有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

○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主北

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

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曰韋昭云

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宕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縣名謂

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

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

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

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

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

曰韋昭云潁川縣正義曰襄城許州縣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

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盱台呼夷○正義曰楚縣也項

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名○正義曰濟

州縣也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別

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

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

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

曰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

曰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

上陳留縣○正義曰在雍丘東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

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

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音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纏結於項者纏音獲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

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

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

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遏絕之過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秦將王離圍

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

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

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

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

○正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

也楚舊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

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

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

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

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索隱曰韋昭云奮憤激也懷王諸老

將皆曰項羽為人僇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僇疾也悍勇也一云僇輕也音匹妙反漢書作禍賊

也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按如淳

曰類無復有活而唯食者也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

曰楚謂陳涉也數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

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

苦其主父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

悍今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

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川北也服虔云

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

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沛也遇剛武侯

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贊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

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蓋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

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并魏將也欣字或作訢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并攻

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圍縣郟食

贊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

其鄭德曰音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

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

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

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奪行無

鐘鼓巨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酈商

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

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云東郡縣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

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桀陽索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也

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畧

韓地輟輶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噴曰輟輶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索隱曰樓十

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輟輶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

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

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

陽守齧戰雙東地理志南陽有雙縣○索隱曰齧音蟻許慎以為側齧也破之略南陽郡

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

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音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

也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匿旌旗人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已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

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
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

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

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

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

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

沛公曰善乃以死守為殷侯徐廣曰七月也。索隱曰韋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

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戚

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者耳

本郡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噴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

漢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一云陵。索隱曰韋昭云南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鋗與

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酈誕生音錫歷蘇林如淳音擲析屬弘農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析

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

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

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

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

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雒謂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為商縣武關又大康

地理志武關當冠軍縣西峽關在武關之西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

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熹秦軍解因大破之

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兵遂先諸侯

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秦王子嬰素

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

今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

降軹道旁索隱曰軹音只漢書宮殿疏云枳道受號云漢傳國璽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

安東三十里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

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欲反屬

也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居止宮殿中而息也樊噲張良諫

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

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偶語者棄市

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棄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故今律謂絞刑為棄也吾與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

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二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餘悉

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墻堵也凡吾所以來

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

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

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

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萬曆二十四年刊

或說沛公

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遺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鮪生說我言鮪小也小生即解生

曰秦

富十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

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

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

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

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

至戲

正義許宜反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

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為相珍寶盡有

之欲以求封

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

亞父勸項羽擊沛公

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

增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並音甫

方餐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

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

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

餘騎驅之鴻門

索隱曰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七洞門是也

見謝項羽

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

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

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

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

正義曰懷王初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羽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

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非

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

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

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

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徐廣曰三十二縣三分關

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

陽索隱曰因葬太上皇改名曰萬年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

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

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

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名地理志六安國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

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

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

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

河間二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

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二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

從者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亭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

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音士諫

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

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

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

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人也日夜跂而望歸正義曰跂音丘賜反說文云及其鋒而用

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

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

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音流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

義帝行正義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

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

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

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音悅下音悅請兵擊張耳齊予陳

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

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

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地理志武都邯

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

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神靈之所在也

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樊噲圍之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

今將軍薛歐音惡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

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

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封廣平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

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不得前令故吳

今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畧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

徐廣曰後河上馮翊曰中地郡徐廣曰關外置河南郡十月漢

王至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

封萬戶繕沿河上塞晉灼曰北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

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

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

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

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

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

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

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雒州入于午

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

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

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

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

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

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

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

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

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

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

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

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

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

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

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

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

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䟽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徐廣曰按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

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樅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

收兵欲復東表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

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音灼

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

徐廣曰項

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

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

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

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

軍小脩武南

音灼曰在大脩武城東

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

蘇林曰縮音以縮結物之縮劉

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

入楚

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丞以為縣

遂復下

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

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

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

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徐廣曰一作簡

往擊之韓

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

挑戰

正義挑田勇反下同

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

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

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

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

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假

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

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

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

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饜漢王項羽相

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

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

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

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

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

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

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

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邯

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欽韓廣之屬也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

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

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

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

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

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

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捫摸也中臂而捫足者蓋

而捫足權以安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行病甚因

馳入成臯索隱曰二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身病愈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索隱曰臯懸首於木也欣自劉於汜水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

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

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

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

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項王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

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

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

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

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

壽春正義曰漢王敗固陵晉灼曰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

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

州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立武王布為淮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

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

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絕句孔將軍蓼侯孔

熙費將軍費侯陳賀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乘猶登也進也大敗

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索隱曰應劭云楚歌今鷓鴣歌也顏遊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

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

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

畧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

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

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

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

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

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

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

便國家甲午徐廣曰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

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汎愛弘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

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

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正義食晉寺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贊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

高帝時奏事

高帝時奏事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

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二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

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縮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

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幾音機姓名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高祖自將兵

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

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

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象令說太

公曰天無二日王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

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

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李卒持帚者也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

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

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願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二老況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十二月

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

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

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齊劉顯云相傳作肯也因

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秦

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山河之險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曰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按又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一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

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甕似瓶者

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

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千里之外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爾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

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

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 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

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

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

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

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乃論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

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索隱曰信初都湯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

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

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

信因與

高祖本紀 二十四 二十五

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

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

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

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維陽至長

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曰東垣高蕭

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

隱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

不立說文云闕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

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

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

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

之東垣過栢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趙相貫高

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

維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

水之陽也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

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

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

酒禮器也受

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

也無利入於家也或

曰江湖之間謂小兒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

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

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

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

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豨

曰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

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茶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

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

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

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

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漢在平原

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

官悉以為稱上安下曰尉武道太原人定代地韋昭曰道猶從至馬邑馬邑不下

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

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

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

中都二歲似遷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都於中都也萬曆二十四年刊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
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
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魏徐廣曰在蘄縣西駟按漢書音義曰會音僧保邑名魏音

直偽反○索隱曰漢書魏作乍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

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

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

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歌詩曰大風

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

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

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敕令言其後以為常爾復其民世

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

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

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獻牛酒

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帳也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

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

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

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帛為吳王漢將別擊布

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

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十一月高祖自布軍

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揮負易

之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王之子王假之祖齊潛王索隱曰名地宣王子王建祖趙

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遷之父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

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

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

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

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

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

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

可治於是高祖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

五十斤罷之已而吕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

今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

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

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

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二年

生至漢十二四日不發喪吕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

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

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漢書曰酈商酈將軍往見

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

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

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

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丙寅葬徐廣曰五月已巳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已巳即立太子為帝有本脫已字者矣引漢書

云已下者非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

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

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

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

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

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駟按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

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

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

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

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

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

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

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徐廣曰一作薄駟按史記音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荀習文法無懈

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僿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隱云僿音

先志者蔽僿聲相近故以蔽為僿爾故救僿莫若以忠鄭玄曰復反始三

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

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

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

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卽號沛公

嘯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碣

素靈生豐

龍變星聚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卽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高祖本紀第八卷

史記八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

高祖徵時妃也漢書

音義曰諱姁○索隱曰字娥姁也

生孝惠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

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墳曰漢

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十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顛惛是也愛

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

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其紀反

又音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

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

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追謚

曰悼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徐廣曰酈一作酈○索隱曰子

產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高祖

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

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母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

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

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

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

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

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索隱

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使者二反趙相建平侯周

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

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

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

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

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

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

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應劭曰醢鳥食腹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黎明孝惠還徐廣

曰孝猶比也諸言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

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曰令音齡太后遂斷戚夫入手

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

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

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

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

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

廼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

取卮欲具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

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

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

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瓚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今王有七十

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

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

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

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

萬曆二十四年刊

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

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里經緯

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

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

孝惠帝崩

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

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為侍中

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

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

正義曰解紀責反言哭解情有所思也又音戶

賈反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

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

正義曰母音無

太后

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

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

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

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

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

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

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

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

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

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

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

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噫

血盟

索隱曰噫鄰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啣又音丁牒反

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

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

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

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

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瓚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之相權王

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

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

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

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姓

馮○正義曰括地志云充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

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

朱虛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胸縣東六十里以呂

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

廣

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呂平為扶柳

侯徐廣曰太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二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胃為南

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

為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

八子山為襄城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農漢書襄城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按志襄城屬潁川子

朝為軹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

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

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徐廣曰祿釋之少子後

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

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二年無事

漢

云秋星 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能

書見曰括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縣 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

西南三十里本漢飾縣呂他邑也 呂忿為呂城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 呂城侯呂城在鄧州南陽縣

○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 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

西三十里呂 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

尚先祖封 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 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

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 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

聞而患之恐其為亂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

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

如地主有懼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懼欣交

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懼亂不能繼嗣

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

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

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

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

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

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

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 七年正月太后召

云東萊縣

萬曆二十四年刊

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
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
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
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
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
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
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巳丑日食晝
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

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

女弟呂類索隱曰韋昭云樊增妻封林光侯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

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卽崩後劉將軍爲室另以劉澤

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

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

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

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卽自殺太后聞之以

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

爲魯王敖賜謚爲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

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久也

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

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

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

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薨還正義曰被芳弗反又音廢後同過軹道見物如

蒼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據音戟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

崇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

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

侯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

侯徐廣曰二云張釋卿駟按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贊贊受事呂

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

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

中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

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

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

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

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

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

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攝

后已葬皇南謚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

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

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

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

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

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

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

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琊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

語中齊王乃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

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

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

三趙王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類也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滅梁趙燕以王諸

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

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

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

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潁

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

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

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

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

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

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與未決索隱曰猶鄭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後類也

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慮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子冬涉川猶子若畏

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子冬涉川則猶與是當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

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

王吕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

將兵居南北軍皆吕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

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

與吕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

寄往給說吕祿曰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

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吕氏立三王索隱曰梁于產趙王祿趙王通

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天后崩

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

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

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吕祿信然其計

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吕產及諸吕老人或以

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吕祿信酈寄時與出

游獵過其姑吕須須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吕氏今無

處矣索隱曰酈師古以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

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日平陽侯宿行
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
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
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呂產乃趣產急入官平陽侯頗聞
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
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按功
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
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
蠻夷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

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
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迺召朱虛侯
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
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
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
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按韋昭曰訟猶公也○索
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為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
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子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

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

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官殿門戶故其府在官中

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

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

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

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

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

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

趙王遺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

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

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

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

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

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

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

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

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

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大

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

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

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

九月則歲終後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

天子壘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

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諸得除官乃與太

僕汝陰侯滕公入官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

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倍兵罷去徐廣曰倍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

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

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托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言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計乘

與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

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則

車駕駟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

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

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倍兵而

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

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

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

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

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

呂氏作妃

及正軒掖

尚私食其

志懷安忍

性狹猜疑

置鳩齊悼

殘彘戚姬

孝惠崩殞

其哭不悲

諸呂用事

天下示私

大臣菹醢

支孽及夷

禍盈斯驗

蒼狗為菑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二年春已破陳

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

太原郡也

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

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

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

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

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寔血京師

公羊傳曰京大師衆

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曰漢書曰寔作牒音跣丁牒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喋血無盟歎事廣雅云喋履也謂履涉之此

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

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羣臣之議皆

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

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矣高帝

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

磐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疆一矣漢興除

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

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

入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矯帝之節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

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

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

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

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

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

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

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

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曹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

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下人曰所謂天王

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

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

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

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

名橫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木中舊有留神象

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兒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村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

象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

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與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

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

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

間言索隱曰包愷音閑言欲向空閑處語類師古云間容也猶言中間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宋昌曰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

重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

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

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

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

惠帝子不審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美頡侯終母丘嫂也

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駟案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為

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鄭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

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隆為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韋昭曰陰安屬

魏郡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

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

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
最尊言更請楚王計宜者故下云皆為宜也寡人不敢當羣臣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二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
或曰賓主位東西丞相平等皆曰臣伏

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

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

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

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

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
靜宮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

常○索隱曰按漢儀云皇

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

索隱曰漢官
儀云天子鹵

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

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

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

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

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

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

赦天下賜民爵二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
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

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

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
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

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醕五日

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
為醕出食為醕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醕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

禹曆二十四年刊

亥皇帝即阼正義曰主謁高廟右丞相平正義曰此徙為

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

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

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檀矯

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伐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

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

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

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

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

嬰邑各二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

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

信侯索隱曰韋昭云渤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賜金千斤十

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

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祭朕

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

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

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慈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

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

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

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

萬曆二十四年刊

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字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

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

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索隱曰嗛者有不滿之意也未有嗛志言天下皆志不

滿也漢書嘽作慝音篋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

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以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

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

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

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

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

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

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

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

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

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必子所

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

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

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

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

宜索隱曰言不宜更別議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乘

其福故賜天下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

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

諸侯王皆同姓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

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

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

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

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

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對

魯侯國除○索隱曰韋昭云膠東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諸從

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

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

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

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

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

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鄒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鄒鄒屬鉅鹿秋封故常山丞相蔡

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兖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

山甫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

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

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徐廣曰八月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

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

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

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

正義曰馴古訓字

其令列侯之國為

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老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

十一月

晦日有食之

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恐曆錯誤

十二月望日又食

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蝕文也一本作月蝕然史書不紀月食

上曰朕聞之天生蒸

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

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夫菑孰大

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

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

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

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

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漢書音義曰憫然猶

介然也非奸非也○索隱曰蘇林云憫寢視

不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皆踈憫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

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

馬遺財足

索隱曰遺猶留也財字與纜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纜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

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

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輶置急乘一馬曰乘也

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

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籍籍也朕親率耕以

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

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

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

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

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雀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

天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慮政

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

以為木貫柱四出名相陳楚俗相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

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

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曰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索隱曰韋昭云謾相抵

闌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

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

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

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

萬曆二十四年刊

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符分而合之小頰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今註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

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終

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

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

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中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官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

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

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

居其故陵轍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

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

發中尉漢書曰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

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

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正義曰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三歲留游太

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

欲襲榮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

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縉以文帝十一年卒謚曰敬○索隱曰漢書曰百官表祁音遲賀姓縉縉古國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夏同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為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

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

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

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乍去年來也。駟案張晏曰：雖始與興居

反今降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

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遣

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

曰：長當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

處王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邛。邛，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邛，山。○正義

曰：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

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都國，漢為縣，今雋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

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不爾更遠

邛都西有邛。邛，山也。○又云：邛，嶢山，在雅州榮經縣界。榮經，武德年間

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

折，乃至上下有疑冰，按即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雋州山，多

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

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二人為淮南王。索隱曰：名

安阜陵衡山王。索隱曰：名勃廬江王。索隱曰：名賜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然起，而福繇德與。百官

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

以彰善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

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意為齊太倉令，故謂太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

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

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索隱曰緹音帝 鄒氏音體也自傷泣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

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

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

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

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正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

而民知禁犯黥者早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墮者墨其體犯宮者雜而

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二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

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〇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

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

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

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

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

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其於勸農之

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

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

徐廣曰姓孫封其子 單為餅侯匈奴所殺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孝文帝本紀十

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涓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

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
得自征也

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徐廣曰
姓董也

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

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

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

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
曰右

猶高左猶下也○索隱
曰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

祝釐如淳曰釐福也晉誼傳受釐
坐宣室○索隱曰音禧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

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

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

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
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之事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

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

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

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
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

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

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

官議毋諱以勞朕

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

有司禮管昆昌曰古者天

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

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

說上設立渭陽五廟

韋昭曰在渭城

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瑞應屬二云玉英

五常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

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

始更為元年

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

候日再中故改元也

今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

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

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

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下謂之四荒也

封畿之內

勤勞不處二者之外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

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

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

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恒

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

道

軼音轍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

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

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

天下元元之民

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

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和親已定始于

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

中大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駟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

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

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為

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

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索隱曰伏儼句音俱包愷音鈎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

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激張揖曰在

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

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曰在渭北非也宗

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

渭北駟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官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

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

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農

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

曰郭璞註三蒼云庾倉無屋也胡以振貧民民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

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二年官室苑囿狗

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臺

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趾也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官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

衣綈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阜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

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

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

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
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
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表盜
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羣臣如張武
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
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
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
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
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
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

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

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

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

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贊曰方四方也內靡中也猶云中外也靡

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

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

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

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

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廟也

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經帶無過三寸毋

跣徒跣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也

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

毋發人男女哭臨宮

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

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織七日釋服

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禱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極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

工力為字而女功唯在於絲故以系工為字二十六日以日易月也

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索隱

曰霸是水名水徑於山亦名霸山即正陽地也

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

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

國悍

徐廣曰姓徐駟案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陵者

為將屯將軍

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

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

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

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

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

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

卒萬五千人

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

藏郭穿復土屬將軍

武乙已

漢書云乙已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

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

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

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

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

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

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

張晏曰正月一日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

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

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

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

孝惠廟耐奏

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

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

徐廣曰減一作滅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

蘇林曰刑不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

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

天地

李奇曰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

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

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

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

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

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

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

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

獻祖宗之廟

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

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

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

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

孝文在代 兆遇大橫 宋昌建策

絳侯奉迎 南面而讓 天下歸誠

務農先籍 布德偃兵 除帑削謗

政簡刑清 綈衣率俗 露臺不營

法寬張武 獄恤緹縈 霸陵如故

千年頌聲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景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啓○正義曰謚法曰繇義而濟曰景孝文之中子也母竇

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

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

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係音奚

又按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男子二十而得傳索隱曰音附荀悅云傳正

卒也小顏云舊法二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索隱曰薄后也葬正陽西曰少陵也廣

川長沙王皆之國索隱曰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丞相申屠嘉卒

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

衡山雨雹正義曰雨于付反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

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殺羽

為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駟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殺羽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索隱曰鄒誕生殺音都會反又音丁活反羽音羽又音詡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燔雒漢志無燔雒

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故徙王於魯也吳王濞正義曰高祖弟

曰音披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三年封二十二年反年表云都吳其實在江都也楚王戊正義曰高祖弟楚王交孫嗣二

十一年都彭城趙王遂正義曰高祖孫幽王支子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高祖孫

齊悼惠王悼惠王子故昌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反

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川長山縣西北三十里菑川王賢正義曰高祖孫齊悼惠土子故武城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括地

志云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膠東王雄渠正義曰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自石侯五

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也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

晁錯遣表益諭告不止遂西圍梁正義曰梁孝王都睢陽今宋州上乃遣

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

及楚元王子執等正義曰執魚曳反字亦作藝音同與謀反者封大將軍

竇嬰為魏其侯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其屬琅耶立楚元王子平陸侯正義曰應劭云

平陸西河縣劉禮為楚王索隱曰韋昭云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立皇子端為

膠西王子勝為中王王徙濟北王志正義曰濟子禮反濟北國今濟州盧縣即濟北

王所為菑川王淮陽王餘正義曰淮陽國今陳州為魯王正義曰今兗州曲阜縣汝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南王非

正義曰汝南國今豫州

為江都王

正義曰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所都反誅景帝改為江都國封皇

子非齊王將盧

正義曰齊國青州臨淄也將盧齊悼惠王之孫襄王之子年表云

燕王嘉比身也

徐廣曰表云五年薨○索隱曰盧悼惠王孫齊王襄之子漢書作閭嘉劉澤之子也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

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按杜作壽陵也

復置津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十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

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之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索隱曰傳音丁戀反

冬以趙國

為邯鄲郡

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為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

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系家

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也

渭橋五月募徒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

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嬌為隆慮

侯

索隱曰音林間避殤帝諱改之

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建陵故縣在沂州承縣界

江都

丞相嘉

徐廣曰姓程

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

正義曰括

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

趙丞相嘉

徐廣曰姓蘇

為江陵侯故將軍布

為郇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一作填○正義曰按馳道天子秦始皇作之丈而樹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正義曰臨江忠州縣雖王臨江而都江陵

十二月晦

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

太尉條侯

正義曰條田彫反字亦作條音同

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

膠東王太后為皇后

索隱曰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兄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兒也

丁巳

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

徐廣曰一作應○索隱曰苛周昌之兄

為繩

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

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

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

四侯

文頹曰楚相張尚大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曰韋昭云張尚子當

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王悍子奔

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

降皆封為列侯

正義曰漢書表云中二年安陵侯子軍相侯賜道侯陸灌容城侯徐慮易侯僕日范陽范代倉侯邯

鄆七人以匈奴王降皆封為列侯按紀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為首降

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

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

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

按三輔黃圖東

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索隱註同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

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大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宮

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

正義曰惠景間年表云亞王侯盧他之龍

盧侯陳留嬌乘氏侯劉賈相邑侯劉明蓋侯王信按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三年匈奴王二人降封為列侯惠景間表云匈奴

王降為侯者有七人疑其五人是十侯之數

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

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

孝主正義曰都睢陽今宋州城陽共王正義曰城陽今漢州雷澤縣古城汝南

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正義曰表云分梁置也子彭離為

濟東王正義曰表云分梁置也子定為山陽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山陽國屬兗州

子不識為濟陰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屬兗州案今曹州是也梁分為五

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王爵

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

家應劭曰詹事也給也璜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為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大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

官則曰長將行為大長秋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

張晏曰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謚官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璜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

索隱曰鄭玄云命者五謂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是九也奉常為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

儀典客為大行索隱曰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故漢書景紀有

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臚附也以言其長四夷賓客若皮臚之在外附於身也復有大行令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謚列侯薨則

大行奏誄按大行令即鴻臚之屬官也治粟內史為大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貴也災

內為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索隱曰主天子之私財曰小內

小內即屬大內也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官掌官闈門衛屯兵景帝

初更名中大夫後元年復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

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一作甲地動其蚤

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

順治十五年刊

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

建陵侯索隱曰姓衛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正義曰郅真粟反郅都傳云匈奴刻木為郅都而射不中

擊匈奴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

隸衣七縵布正義曰衣於既反縵祖工反縵八十縵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縵止馬春索隱曰止人為馬春

粟為歲不登也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

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又省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

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正義曰衡山國今衡州河東今蒲州雲中郡今勝州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圖

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索隱曰天庭即龍星右角

也按石氏星傳曰龍在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

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

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

即位是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薨陽陵皇太后謚曰陽陵山方伯二十步高十四丈土長安四十五

三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飴○索隱曰蚡音扶粉反按外戚世家皇太后母臧兒初嬪王氏生子

信而寡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

大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

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

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

以弱卒以安索隱曰主父偃土言令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卒以安也安危

順治十五年刊

卷之六十一

之機豈不以謀哉

索隱述贊曰

景帝即位因脩靜默因身勉人於農

率下以德制度斯創下對禮法可則

一朝吳楚乍起凶慝提局成豐

拒輪致惑晁錯雖誅梁城未克

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島剝

立翦牟賦如何太尉後卒下獄

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
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
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索隱曰按褚先生補史記合集
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又張晏
云褚先生類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顛家傳褚少孫梁相
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為
先生續太史公書
阮季緒亦以為然

孝武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徹○正義曰謚法云克定禍亂曰武

孝景中子也

索隱曰漢景十三王

傳廣川王以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則帝第九也

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

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

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八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有六矣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

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又

安薦紳之屬索隱曰薦音措措挺也言挺笏於紳帶之間事出禮內則今作薦者古字假借耳漢書作經紳臣瓚云縉

赤白色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

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

諸侯索隱曰城南長安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草巡狩封禪改歷服

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

綰等姦利事徐廣曰繼微伺察之乃案綰臧綰臧自殺正義曰漢書孝武二年御史大

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

太后怒故令殺諸所與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

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曰時音止

括地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之所止按五

者先是文公作廊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

時下時祭赤帝黃帝漢高祖作北時祭黑帝是五時也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正義

曰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為人妻生

一男數歲死女子悼慟之歲中亦死而靈死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主

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

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

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脩飾欲與去病交接去

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絕不

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號氏觀徐廣曰號音蹄○索隱曰鄒誕生音斯又音蹄觀名也神

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死若孟康曰產

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後死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

即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妯後娣死音免

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

澤封者曰君儀比長公主○索隱曰徐云武帝外祖母則是臧兒也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

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

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導引或曰穀不食之道○索隱曰知

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專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為今之竈神司馬彪註莊子云昔者神也如美衣衣赤

李弘範云音浩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徐廣曰姓趙人以景帝時絕封

主方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駟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匿其年及所生長

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其游以方徧

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

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

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

嘗從武安侯飲索隱曰服虔云田蚡也坐中有年九十餘

也

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時從其大

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

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地名有臺也瓚曰晏子書桓寢臺名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柏寢臺在青州于乘縣東北二十一里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子後代孰將有此晏子

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家奈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助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堂何

也即此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二官盡駭以少君為神數

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

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

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

上見安期生索隱曰服虔云古之真人○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瑯琊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二夜賜金數

萬曆二十四年刊

李氏本紀上

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寫
一重為報曰後于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食巨棗大如瓜安期

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

祠竈而遣方士入海上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

砂諸藥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居久之李少君病死正義曰漢

書起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其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大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

唯衣冠在也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韋昭曰人姓名史正義音直偽反史

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正義曰姓名寬舒求蓬萊安期生莫能

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

薄誘忌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索隱曰亳山陽縣名姓謬名忌居亳故下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奏

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索隱曰按樂汁微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以為天一太一北極

之別名春秋緯云紫極之別名又正義曰五帝五天泰一佐曰五帝帝也國語云蒼帝

威仰赤帝赤髯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舍樞紐尚書帝命

驗云蒼帝名靈威仰赤帝名文祖黃帝名神汭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

佐者謂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大牢具七

日徐廣曰一云日一大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大祝

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二一天一地一泰一天

子許之令大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

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

孟康曰臬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狸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臬五月五日為臬羹以賜百官冥羊用羊祠服虔曰馬行正義曰用一青牡馬

以惡鳥故食之神名也萬曆二十四年刊

泰一皇山山君地長正義曰丁文反三並神名用牛武夷君正義曰神名用乾

魚陰陽使者以一牛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

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索隱曰按

食貨志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縵以薦壁得以黃以發瑞應造白

金馬正義曰白金三品武帝所鑄也如淳曰雜鑄銀鈎馬白金也平準書云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

如龜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

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二曰復小隨之其文龜直三百錢譜云

白金第一其形圓如錢肉好圓文為一龍白銀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

亦小長好上下文為二馬白銀第三其形似龜肉好小是文為龜甲也

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韋昭曰楚人謂麋為鹿○索隱曰鹿步交反按韋昭云體若麋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麋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為鹿又謂書王會云麋者若鹿爾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獲一麋若鹿者謂之麋

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角獸蓋麟云正義曰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角獸肉誤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於是

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

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

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鼻遷天子

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

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正義曰漢武故事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以

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閔之母也駟按相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

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

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

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

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

各以勝日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

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

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正義曰飯房晚反書絹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

佯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其怪

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將

軍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日使者籍貨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捕驗問無蹤跡也

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索隱曰服虔云用栢梁頭按今字皆作栢

三輪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栢為殿梁香聞十里中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文成死明年

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索隱曰湖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為近宜春亦甚踈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

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索隱曰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姓或曰發樹根也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

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

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蓋已愈也大

赦天下置壽宮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贊曰宮奉神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神君最

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

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

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崇繫自被除然後入因巫為

六

萬曆二十五年刊

卷之五

五

六

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轉為下之又置壽宮北

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處神君張羽旗設供

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

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正義曰書音畫按畫一之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

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

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二數蘇林曰得黃龍鳳皇諸瑞以名年○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

數年至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以元以建元為始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

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其明年

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

答也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曰

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相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祠官寬舒等

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

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上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駟案蘇林曰睢音

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坳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睢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和合也○索隱曰漢書舊儀作葵上者蓋河東人呼誰與葵同故耳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

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

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十一

七

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索隱曰侵尋即侵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

小顏云侵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其春樂成侯徐

白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名義未詳耳上書言樂

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

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母子康王

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

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

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

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

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

索隱曰韋昭云美門古仙人應邵云名于高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計

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

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

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

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

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

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

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

方鬪旗旗正義曰音其又本或作基說文基博基也高誘註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膏之以和磁石用塗基頭曝乾之置局

上即相拒不止也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曰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丹砂鈔錫為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

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

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旱陸隄繇不息正義曰頽師古云臯水旁地也

廣平曰陸言水大汎溢自臯及陸而築作隄係後甚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

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樂通乾稱蜚龍鴻

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意度幾

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也

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或

隱曰孟康云斥不用之車馬是也

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

衛長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公士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

侯王駟案此帝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齊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地理志云

東萊有當利縣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

太主徐廣曰武帝姑也駟案韋昭曰實太后之女也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

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

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

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

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自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

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

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攬服虔曰滿手曰搃而自言有禁

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雕

后土營旁

應劭曰魏故魏國也雁若丘之類

見地如鉤狀倍視得鼎

索隱曰識文措也

步溝反

鼎入異於眾鼎又鑊無款識

韋昭曰款刻也索隱曰識猶表識

怪之言

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

無效詐乃以禮祠迎鼎至其泉從行上薦之

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其

泉將薦之於天

至中山

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山西○索隱曰此山在馮翊谷口縣西近九變山土人呼為中山河渠書韓

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山西即此山也

晏温

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温也○索隱曰許慎註淮南云晏無雲也

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

徐廣曰上言從

行薦之或曰祭鼎乎

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

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庶未有

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大帝與神鼎一

索隱曰師古以太帝

言太昊伏羲氏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

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

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鷓烹

徐廣曰烹煮也鷓音觴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索隱曰言鼎以烹牲而饗嘗也鷓字又作觴音觴漢書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鬲音歷謂足中不實者名之也

上帝鬼神

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烹酌也

遭聖則興

正義曰遭逢也鼎雖

淪泗水逢聖興起故出汾陰西至甘泉也

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

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

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以為監戒覆上棧下使通天地陰陽之氣周禮衰國將危民故宋之社為亡殷復也

鼎乃

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

正義曰此以下至胡考之休是周頌絲衣之詩自堂從內往外基門

內塾也鄭玄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釋禮經使士升堂視壺濯及簋豆之屬降往於塾自羊徂牛充庖乃舉鼎告潔禮之次也

自羊

徂牛

正義曰自堂往塾先視羊後及牛也毛萇云先小後大也

舉鼎及鼎

韋昭曰爾雅云鼎謂大謂之鼎圖卷上謂

之不虞不驚胡考之休

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按何承天云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日

天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驩娛字也今鼎至其泉光潤龍變承

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為

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音灼曰蓋辭也或曰符謂瑞應也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

下報祠大饗徐廣曰一云大報享祠也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

祖受命知之也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

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方丈瀛洲勃海中三神山也言蓬萊不

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形高故云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

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

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

得寶鼎死侯問於鬼史區

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索隱曰鄭玄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申區者非藝文志作鬼容區也

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筮是歲巳酉朔

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筮後率

二十歲正義曰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反三音並通後皆放此也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

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

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

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封禪書勅字作公

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

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

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

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正義曰河圖云王者對太山禪唯黃帝得

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

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

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

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

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

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徐廣

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所仙之處小顏云谷中山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冷谷去甘泉八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荆山屬河東蒲阪荆

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索隱曰顏師古云胡頰謂頰下垂肉也頰其

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

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龍頰拔墮正義曰徒果反

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頰

號正義曰戶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號州湖城縣南二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

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正義曰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一百里

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

塚徐廣曰塚次也駟案李奇曰塚重也三重塚也○索隱曰塚一作塚言壇階三重五帝壇環居其下

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土位泰一所

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

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犛牛醴之屬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進酒醴而進之一曰進

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地為餼食索隱曰餼音竹丙反謂饋饋而祭之漢志作賸古字亦通

謂饌祭酌也○正義曰劉伯莊云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

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居器反肉汁也駟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以大羹和祭食燎之按以鹿內牛中以彘內鹿中水之酒也

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隱曰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彘止一特也泰一祝宰則衣

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

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瓚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揖而見

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筴授皇帝朔而

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

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

郊見泰一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十一里有通天臺即黃帝以來祭天園丘之處武帝以

五月避暑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索隱曰瑄音宣嘉牲薦饗正義曰漢書儀

八月乃還二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

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大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十一

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牝荆書書情如淳曰荆

之無子者皆以繫齊之道也晉灼曰牡荆節間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荆為柄者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夫

二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宮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駟按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

為太一名曰靈旗正義曰李奇云畫旗樹泰一壇上名靈旗畫日月北斗登龍等為兵禱正義曰為于偽

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正義曰韋昭云牡剛也荆強按用牡荆指伐國取其剛為稱故畫此旗指

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

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樂大無狀上發怒乃斬之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

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

跡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

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正義曰迂

音于誕音但迂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

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下有嬖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

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

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索隱曰亦謂大皞

伏義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

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

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篳篥瑟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篳篥其來

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然後封禪乃遂

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

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

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其泉為且正義曰為干偽反將為封禪也用事

泰山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回二千里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

與公卿諸生議封禪正義曰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趾廣厚也刻

石紀號著已之功績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封禪放天禪梁父之趾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以功相傳授之封禪

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

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贊曰射牛示親殺也○索隱曰天子射牛亦親殺也事見國語

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

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

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索隱曰見應劭漢官儀也數年至且行天

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

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

九皇張晏曰三皇之時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人皇者大人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

請上為封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

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

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二月遂東幸緱氏禮登

中嶽文韻曰崧高山也太室韋昭曰崧高山自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從官

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正義曰漢儀注云有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問上上不言

萬曆二十四年刊

問下下不言於是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

正義曰顏師古云以崇奉嵩高山故謂之崇高也

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

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類曰武帝登

泰山祭天一并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日八方之神○索隱曰韋昭八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

今按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梁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瑯琊

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

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

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

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

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晁公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

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

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

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

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

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

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子侯

都尉掌乘輿車武帝初置韋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暴明日下

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吐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孟康曰

也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蜃及白雉諸

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

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由東北吐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

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

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

望贊曰聞呼萬歲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

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

民白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

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

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

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

治邸泰山下正義曰諸侯各於泰山朝宿地起第准擬天子用事泰山而居止天子既已封禪

泰山既無風雨雷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

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蓬萊遇蓬萊焉奉車

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

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彗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

衛太子兵亂○弗音佩後十餘日有星彗于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

王朔言侯獨見其星出如瓠索隱曰郊祀志鎮星出如瓠故顏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紀惟止言

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

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秦一營餐

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索隱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言之也

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索隱曰信星鎮星也信屬土土曰鎮星漢志為得之皇帝敬拜秦

此況之饗封禪書況作祝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

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

曰音秀溜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

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

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過祠泰山鄧展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

贊曰即今之泰山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鄆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許贊曰所決河名○索隱註

自臨塞決河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臨塞決河將軍以下皆負薪填之留一日沈祠而去

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於是作瓠子歌見河渠書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

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地人名也乃言越

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

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今越巫立越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用卜如鼠卜○正義曰雞卜

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信

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

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韋昭曰如猶比也置脯棗神

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

觀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又如豹文也其泉則作益延壽觀使

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索隱曰漢書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漢書舊儀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曰姚氏案揚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秦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有洪厓旁皇諸胥弩陛遠則石闕封

纓鳩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又有高華温德法相曾成宮白虎走狗天梯瑤臺仙人弩思觀皆壯麗也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曰按生芝九莖作

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瓚曰作通天

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芝之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耆老

救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蘇林曰天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正義曰乾音干顏師古云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

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扶風汧縣

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道縣北界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

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應劭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文

浮江自尋陽出樅陽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

過彭蠡祀其名山山川北至瑯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

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

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玉或音肅公玉姓帶名姚氏按風俗通齊濟王臣有公玉再其後也音肅錄反三

輔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之音今肅公至

決錄音同然二姓單複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玉祝是後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

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案隱曰玉帶明堂圖中為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名其道曰崑崙

言其似崑崙崙山之五城十二樓故名之也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

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

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

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

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

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

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

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

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脩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每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

帝泰元神策索隱曰按贊饗之辭言天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又按黃帝得寶鼎神策則泰元者古昔上皇創曆

之號故此云大元神策周而復始也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

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與遇之十一月之酉徐廣曰二

日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

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與至殊庭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索

隱曰與漢書作幾字幾近也與望也並通服虔曰蓬萊中仙人殊庭者異也言入僊人異域也上還以栢梁裁故

朝受計其泉正義曰顧胤云栢梁被燒故受計獻之物於其泉也顏師古云受郡國計簿也公孫卿曰黃

帝就青靈臺十一日燒徐廣曰日一作月黃帝乃治明庭明庭其

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其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

帝

侯其泉其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

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正義曰括地志曰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

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武帝營建章起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

唯曉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闕闕高一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

索隱曰如淳云詩云中堂有甍鄭玄云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

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曠是也○正義曰圈其遠反括地志云虎

圈今在長安城中西偏也其北治大池漸臺正義曰顏師古云漸浸也臺在池

中為水所浸故曰臺按王莽死此也高二十餘丈名曰泰然王義曰臣瓚云泰液言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池中有蓬萊

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

魚長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索隱曰武故事

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乃立神明臺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丈井

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索隱曰關中記宮北有井幹臺高五十丈積木為樓言築

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司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巽云井

以四邊為幹猶築牆之有楨幹又諸本多作幹一本作幹首說文云幹

井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徐廣曰一更無名字

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上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

足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

也人名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

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犢牢具

五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乘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索隱曰

孟康云寓寄龍形於木又姚氏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并寄寓龍馬形於木也

獨五帝用駒行親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卷之六十一

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

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

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圖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

常居以候神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執期地名也命曰迎年正義曰顏師古云迎年若言祈

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

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距黃帝師岐伯正義曰張

揖云岐伯黃帝太醫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

曰在琅邪朱虛縣文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天子既令設祠其至東泰山東泰山

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

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

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吐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

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徐廣曰天漢三年李陵以太漢

三年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

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

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索隱曰赤星即上靈星祠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

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

一后土祠故云六也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

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

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

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與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

孝武纂極

四海承平

志尚奢麗

尤敬神明

壇開八道

接通五城

朝親五利

夕拜文成

祭非祀典

巡乖卜征

登高勒岱

望景傳聲

迎年祀日

改曆定正

疲耗中土

事彼邊兵

日不暇給

人無聊生

俯觀羸政

幾欲齊衡

史記本紀第十三

史記十三

而公孫敖之侯也...
 曰此之後方士之言同...
 大史公曰...
 傳河...
 史記本紀第十三
 史記十三

